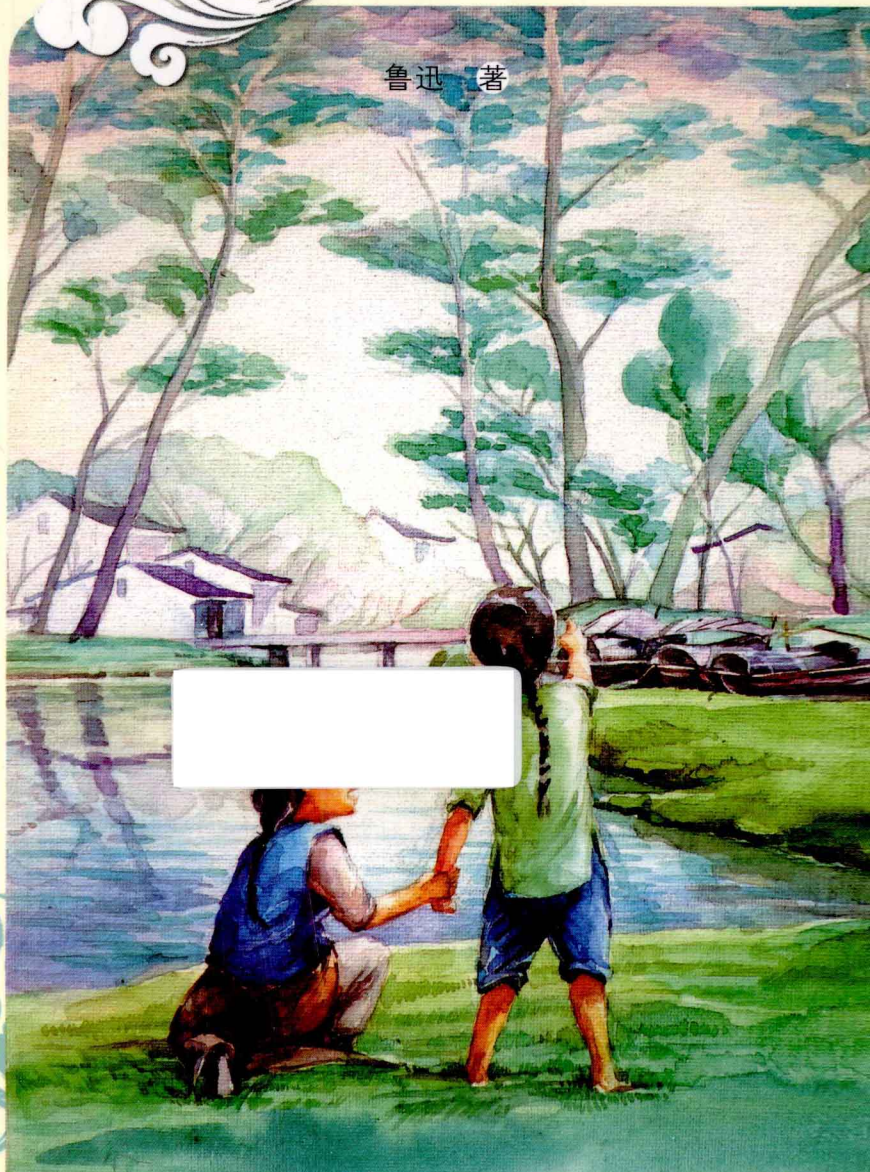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名家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故乡

鲁迅 著



名家巨匠

精品荟萃

童心大爱

永恒经典

中国现当代名家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天天出版社



鲁迅 著

故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 / 鲁迅著. —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3.4

(中国现当代名家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5016-0682-5

I. ①故…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选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6098号



责任编辑: 王 苗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b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插页: 8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4千字

印数: 1-10,300册

ISBN 978-7-5016-0682-5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儿童文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广大少年儿童的心灵，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中国现当代名家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继成功推出“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已出版 40 种）之后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一次文本梳理，以期与“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相衔接，群星交相辉映，从而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来的璀璨星图。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开始萌芽，特别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的基础上，逐步走向自觉与成熟，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跻身于中国新文学之林，名家辈出，佳作频现，留下了一篇篇、一部部可以跳出时空去品读和欣赏的经典作品。

在中国儿童文学孕育、诞生和成长的

最初阶段，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叶圣陶、张天翼、冰心、郑振铎等一批现当代文学大家都为其奉献了无数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或把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引介到中国来，或捉笔创作适合中国孩子阅读的诗歌、寓言、童话、小说等各种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或创办儿童文学期刊，刊发儿童文学作品，培养儿童文学作家……

现当代文学名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以“重铸国民灵魂”、“启童蒙之知识”等理念为始，到“儿童本位”被广泛认同，再到“救救孩子”的呐喊及儿童文学“必须反映时代，指导儿童注意政治，注意社会”等命题的提出，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有些难免会烙上过深的时代印记。但因这些文学家们自身的艺术修养以及对儿童文学艺术的自觉追求，他们用充满诚挚的爱的笔触，展示和描写了儿童美好的内心世界，启示和引导儿童追求真善美。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价值，最终成为不因时代改变而湮没的永恒经典。

为集中展示“五四”之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中国现当代名家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力图为广大小读者提供一个既可阅读又可珍藏的现当代经典儿童文学读本，并使之与我们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一起，构成一座由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铸成的可任广大小读者坐拥其中、自由畅想和驰骋的广阔精神家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第一辑 小说

孔乙己	3
药	10
故 乡	24
阿 Q 正传	39
社 戏	99
祝 福	115
采 薇	140
铸 剑	169

第二辑 散文

雪	201
---------	-----

风 箏	204
阿长与《山海经》	208
五猖会	21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24
父亲的病	232
琐 记	240
藤野先生	251



第一辑
小说



孔乙己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①，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

① 短衣帮：指穿着短衣的劳动人民，旧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多穿长衫。



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①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

① 荐头：旧时以介绍佣工为业的人。



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①，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

① 进学：科举制度中，考入府、州、县学，做了生员，叫做“进学”，也叫做“中秀才”。



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



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了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



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



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药

—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